

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

孙伯君

此前西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凡用西夏文写成的佛经都是西夏时期的作品，也有学者对此存疑，猜测其中或有一些为元代所刊，只是苦于没有实证材料。现在我们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正行集》、《三代属明言文集》、《求生净土法要门》和《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发现了这些文献与白云宗祖师清觉的种种关联。白云宗始创于宋代元祐八年（1093），盛行于元代，据考证，其祖师清觉的《初学记》和《正行集》只入藏于《普宁藏》中，因此，白云宗所尊奉的经典被翻译成西夏文只能是在元代。有资料显示，西夏灭亡后，大量的僧侣从贺兰山南下杭州，加入了白云宗。在仕元为官的西夏裔宗教上层的护持下，他们着手把遗存的西夏文佛经加以校理，并新译了一些未能寻访到的经典，最后纂集刊入了《河西藏》。西夏文《正行集》和其他元译西夏文佛经的认定，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存有元代所刊文献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样，在俄藏西夏文文献中发现的白云宗印记无疑也可成为我们此后判定元刊西夏文文献的一个佐证。

—

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的西夏文文献中有一部《正行集》，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в. № 146。缺卷首半叶和卷尾。刻本，麻纸蝴蝶装，版框17.5×12厘米，左右双栏。半叶6行，行13字。白口，口题西夏书名“斌麌彌”及汉文页次。此前学界根据版口的三个西夏字为之定名为“德行记”、“德业集”或“德行集”。应该指出的是，第一个字既可译为“德”，又可译为“正”，《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如此清正”之“正”所对应的正是这个字^①，因此，书名还可译为《正行集》。

此前学界对此书的性质多有误解。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曾著录为“德行记”，并误将其与曹道乐所编同名西夏著作混同^②，

^① 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7页。

^②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59–60.

而《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也将此书作为世俗著作刊布^①。在基于曹道乐本的研究著作《西夏文德行集研究》中，聂鸿音先生首先对此书做了全文翻译，并正确指出它“是据某种汉文著作翻译而成的”，同时，根据书中所言部分概念并不见于通行的儒家典籍，最后还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禅宗道理来结束，敏锐地感觉到此书作者和译者受到了华严禅宗教理的影响^②。

西夏文《正行集》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君子之行”要敬守儒释道三教之言，既要尊行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爱人，又要通达老庄的无贪无爱、谨身节用，同时还要以佛教慈悲救苦、化诱群迷为旨归，这显然正是主张圆通儒释道三教的白云宗教义。通过对照，No 146 的西夏文主体内容正与《普宁藏》所录白云宗祖师清觉的《正行集》一致，惟西夏译本非《正行集》的全文直译，个别地方有省略和变动，如“四十八等”省作“二十五等”，汉文“通三才”，西夏文译作“知三才”（散縷嵒）；汉文“具五美”，西夏文译作“敬五美”（兢縷縵）。西夏本还在有些概念下添加了注释，如“知三才”（散縷嵒）下注“三才者，天、地、人也”（散縷縵儻禪𠀤），“闻六艺”（𦥑𦥑𦥑）下注“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𦥑𦥑𦥑𠀤）。无疑，俄藏No 146 西夏文本是根据清觉的《正行集》的某个略注本而节译，当归入佛教著作类。

白云宗祖师清觉（1043–1121），俗姓孔，生于洛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出家，师从汝州龙门山宝应寺海慧大师。元祐八年（1093）至杭州灵隐寺，蒙圆明童禅师允许，在寺后白云山庵居止，于是以所居庵名为号，自立白云宗。清觉曾创作《证宗论》、《三教编》、《十地歌》、《初学记》、《正行集》等，宣说“十地三乘顿渐二教”，以《华严经》为立宗旨归，主张儒释道三教圆通^③。生平行止详见《释氏稽古略》卷四^④。

白云宗在历史上曾屡遭禁绝，佛教史甚至斥之为“吃菜事魔”的邪教^⑤。而到元代，白云宗得以复兴，仁宗时期（1312–1320）达到鼎盛，坐拥信众十万人^⑥。其时在西夏遗民擔八上师^⑦、杨琏真加等释教上层官员的护持下^⑧，白云宗被允许在民间组织募集资金刊印《普宁藏》和《河西藏》，及补刻《碛砂藏》^⑨。宗徒

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5–200页。

②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5–10页。

③清觉：《正行集》，《中华大藏经》第71册，第41页。

④《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卷四九，No. 2037，第886页上。

⑤《佛祖统纪》卷五四，《大正藏》卷四九，第474页下。

⑥《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91–592页。

⑦元杨瑀《山居新话》卷一载胆巴为河西僧人，“胆巴”即“擔八上师”。

⑧关于杨琏真加父子的西夏遗民身份，参看陈高华：《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⑨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16–354页。

尊奉清觉为白云祖师或白云释子，于是所著《初学记》和《正行集》也被允许刊入《普宁藏》。其中《正行集》是由白云宗宗主沈明仁于皇庆二年（1313）奉圣旨锓梓印造，入藏流通的，卷尾有跋语曰：

白云宗宗主臣僧明仁承奉：都功德使司札付皇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拜住怯薛第一日嘉禧殿内有时分对速古儿赤、那怀怯里马赤、李罗察儿同知、观音奴等有来，本司官大司徒都功德使辇真吃刺思、张都功德使、副使阿里牙答思，特奉圣旨：沙刺巴译来的《药师仪轨》、《药师供养法》、更白云和尚《初学记》恁行，与省部文书交江浙省白云宗开板印了呵，都交大藏经里入去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已蒙中书省移咨行省，钦依行下各路去讫。臣僧明仁肃恭宠命，就大慈隐寺命工锓梓印造，钦依入藏流通。所集洪因，端为祝延：皇帝万万岁，皇太后睿算齐年；皇后同寿万年，太子诸王千秋；文武官僚，常屏禄位。更冀国泰民安，雨旸时若。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者。

皇庆二年四月日，臣僧明仁謹題。^①

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普宁藏》是唯一一部依靠僧俗二众私人募缘而刊刻的藏经，且只历时十四年便告完成，无疑，西夏遗民杨琏真加等释教上层不遗余力的支持是促成此举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白云宗尊奉的本是源自宗密的华严教义，普宁藏本《初学记》及道安的注释清楚地显示白云宗的教义主述华严。《初学记》中“欲得不遭欺诳，莫离十地三乘”一句的注释曰：

十地三乘，阶降次第，如人还家，明识道路，则不为人牵引欺诳矣。然十地三乘，经论互出。《华严》所说十地，唯是一乘大品所说十地，通摄三乘。同性经中三乘之人，各有十地，所谓声闻十地，缘觉十地，菩萨十地，各有其名。菩萨十地，名同《华严》，义则有异。今文十地，参用华严之名，横摄大品之义，笼络诸经，自成一家，意在通而不局也。^②

清觉的《初学记》和《正行集》编入《普宁藏》被认为是白云宗刊定大藏经的特色^③，那么白云宗尊奉的《正行集》被翻译为西夏文就只能是在元代——大量的西夏遗民加入白云宗并主持刊刻《普宁藏》和《河西藏》这样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实现。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夏文译本《正行集》为元代白云宗的西夏裔僧侣所译。

黑水城藏品中还有一部佛教著作，名为《三观九门钥匙文》（散粃犹疑頗

①清觉：《正行集》，《中华大藏经》第71册，第41页。

②清觉：《初学记》，《中华大藏经》第71册，第30页。

③小川贯式：《光明禅师施入经典とその扉绘——元白云宗版大藏经の一考察》，《龙谷史坛》第三十号，1943年。

卷),俄藏编号 ИНВ. № 2551。克恰诺夫《西夏佛典目录》著录^①,原件为写本,不分卷,麻纸册叶装。21.5×15.5 厘米,墨框 17×12.5 厘米,墨线勾栏。每叶 8 行,行 15 至 18 字不等。存 1 叶,黄纸护封。根据经题下撰集者“白云释子”(彌
解釋子)的题名,此经亦当是据清觉的作品所译,不过历代有关清觉生平的记载中未载此经。通过这部经的内容,我们可以窥见华严宗所尊崇的观门法也曾为白云宗所尊奉。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蔚臘斐霸藏芨芨)②,署“寂照国师传”(禪臘寂照)。克恰诺夫《西夏佛典目录》直译经题为“净土生求顺要论”③,有刻本和抄本两种,инв. № 6904 为刻本,17×38.5 厘米,四周双栏,行 10 字。№ 7832 为抄本,与《佛说长寿经》合写,此经居后,经折装,4.5×3.5 厘米,行 7 字。抄本与刻本内容完全相同,惟抄本最后存跋语一行,曰“旃那旃彌彌”(每日当为也),可推定此经和《长寿经》一样,为所属宗派每日必诵经典。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三册亦曾著录,并推测译自宋沙门遵式集《往生净土忏愿仪》④。事实上此经内容虽与遵式《往生净土忏愿仪》中“坐禅法”相类,遣词用句却并不一致。

经文最后一段记载了“寂照国师”的师承，为我们考定此经的传承情况提供了依据。

师次中所谓的寂人(禪隱)禅师当即白云宗的创始人孔禅师清觉。

此经的传译者寂照禅师有一个西夏姓氏，即“良卫”（*耽**lhiow¹ *we²），这个姓虽未见于西夏文《杂字》“番姓名”，但两个字无疑都是西夏姓氏用字。寂照这个名字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中曾作为“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出现过，其传承如下：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

①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577–578.

^②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和下文要介绍的《三代属明言文集》、译自宗密的《中华传心地
禅门师资承袭图》等俄藏黑水城文献,至今未获刊布,本文的研究根据的是1993年上海古
籍出版社蒋维崧、严吉勤两位先生从俄国摄回的照片。

^③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464–465.

④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Ⅲ,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第13页。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经者救脱三藏鲁布智云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令观门增盛者真国妙觉寂照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流传印造大疏钞者新圆真证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疏钞久远流传卧利华严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开演自在吟咩海印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流传智辩无碍尊者觉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西域东土依大方广佛华严经十种法行劝赞随喜一切法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兰山云岩惠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①

其中鲜卑真义国师，名智海，见于榆林窟第二十九窟壁画^②，鲁布智云，西夏文作“毘曇叢彌”，曾出现在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版画的“西夏译经图”中^③。第三位寂照帝师即西夏文《净土求生法要门》的传译者。比他们的辈分低一些的是一行慧觉国师，他就是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的编录者，同时也是《河西藏》中佛教经典的主要校译者。关于一行慧觉纂集《河西藏》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做详细说明。

表面上看，出现在西夏“华严宗”传承中的寂照似乎与其传承的白云宗教义有矛盾，实则不然。我们知道，在元代达到鼎盛的白云宗尊奉的是源自宗密的华严教义，而这一点，从上引“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所罗列的西夏至元对《华严经》的传译起过关键作用的僧侣可见一斑。寂照被封为“令观门增盛者”，说明他对华严宗所尊崇的观门法多有阐发；而一行慧觉的“流通忏法”的封号，正与其编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有关。

寂照国师的老师郭法慧于史无徵，不过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存有他的作品——《伏藏变化钥匙》（縫蘂彌漫數卷），或译“伏藏变化解键”^④。此经最后有译者题名，即“监国寺知解三藏辨番羌语法师沙门郭法慧番译，发愿者住山坐谛大道鬼訛侄慧日”（贊勸鑰匙散蘂嵒彌般若經解密訛死前貢藏羌般彌，毓彌彌訛鑰匙[iji]訛[·o]藏羌劍），由郭法慧的头衔，当知他能“辨番羌

①《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全书42卷，为明末云南丽江土司木增携其子孙捐资，由常熟毛氏汲古阁雕刊。全书最后一卷（卷四二）有一大段文字述及《华严经》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承，在“西域流传华严诸师”、“东上传译华严经诸师”之后谈到“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

②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

③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年第1期。

④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608.

语”，即会西夏语和藏语。

此前，人们在杭州飞来峰发现了署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经历郭”的造像题记^①，这个郭经历不知是否与郭法慧有关。

按照《释氏稽古略》等书记载，清觉从“汝州龙门山宝应寺海慧大师剃染”，则清觉的师父海慧大师即是西夏文师次所指的“西辩上人”。

从寂照与白云宗祖师清觉有师承关系这一点来考察，寂照无疑是属于白云宗并曾被尊奉为帝师的西夏裔僧人。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西夏文《求生净土法要门》亦翻译于元代。

三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还有一部与白云宗有关的文集——《三代属明言文集》，编号为 инв. № 4166。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曾加以著录，并定义此书为“西夏诗文集，多属劝善性，间有简略解释”^②。此书为蝴蝶装刻本，纸幅 24×15.5 厘米，版框 17.5×11.2 厘米。每面 7 行，行 14 至 16 字不等。全书共 41 叶，82 面。版心有西夏文页码，唯 40、41 叶版心为汉字与西夏文混书，即“四散”（四十）和“四散刹”（四十一）。除最后一叶有几字稍残外，保存基本完整。西田龙雄在《西夏文华严经》第二册中对此书也略有介绍，特别注意到其中的诗文押韵，并提醒人们关注此书对西夏语和西夏佛教的研究价值^③。2000 年，史金波先生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中刊布了首叶和尾叶的照片^④，并承克恰诺夫的观点，进一步根据字形、行款、透墨、补字以及题记末尾出现的“活字”二字，认为此书为活字印本。此后，荒川慎太郎对此书所收偈颂的押韵做了全面研究，并据此归纳了《文海》平、上各韵之间的一致关系^⑤。

《三代属明言文集》，西夏文书题“散珮彙藏經”，此前史金波、西田龙雄、荒川慎太郎等分别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对此书名做过翻译，史金波翻译为“三代相照言文集”，西田龙雄翻译为“三世属明言集文”，荒川慎太郎则遵从西田龙雄的译法。不难看出，上述译名于汉语都不甚顺畅。《三代属明言文集》最后 40—41 叶为发愿文，据发愿文，结合文集内容，我们知道这部书实为白

① 赖天兵：《飞来峰郭经历造像题记及相关的元代释教都总统所》，《文物世界》2008 年第 1 期。

②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тр. 58.

③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II, 第 32—33 页。

④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1 页。

⑤ 荒川慎太郎：《西夏詩の脚韵にられる韵母について——<三世属明言集文>所收西夏语诗》，《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第 20 号，2001 年。

云宗三代祖师的文集，收录有白云释子（彌詵叡祿）或白云大师（彌詵叡祿）、法雨尊者（彌詵彌祿）或法雨宗师（彌詵彌祿）、人水道者（彌詵彌祿）或重法宗师（彌詵彌祿）、云风释子（彌詵叡祿）或庆法沙门（彌詵彌祿）诸位的作品。其中所收“白云释子道性颂”（彌詵叡祿彌詵）等为清觉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另有一诗，题为“夏国本道门风颂”，原文和译文如下：

卷之三

術彤龍姚隸欽效，微醜游絅鐵難備。姑謫欽欽移殺縣，穀醜好夏死滅。
范蘿御御散殺罪，段謫衰收善效醜。牋割斂戮獄傷散，犧辭段慨龍散
痛。割頭廢廢獄禍殺，猶毒殺頭就難殺。羌枝歲歲散機瓶，殺辭飛瓶慨綴
殺。梔散散匪難殺移，梔樹斬燒刃壯殺。殉難犧犧物喪犧，段謫翁解翁死
亂。

「夏国本道门风颂」

本道无匹美仪容，环视无碍遍通明。本师不绝弟子继，门风开似孔雀屏。盛夏清凉岂酷暑，入定山间逢雪谷。天已暮时见月明，白云雪后无寻处。暮云浮空月气清，草薄凤凰狮子雄。独步山林长呼啸，虎豹青龙后侍从。二人相伴缓步走，步履归一为众首。尔时正值秋雨天，雪谷穴间立宗友。】

这首诗通篇都在描绘“清涼”、“雪谷”、“山林”等景致，不由得使我们推想诗中所记的景观可能出自西夏僧侶的祖籍贺兰山。史载贺兰山终年积雪，元昊曾在山中建避暑宫。元贡泰父《兰山图》诗曰：“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使君坐对兰山图，不数江南众山绿。”^⑩贺兰山也是西夏佛寺最集中的地方，许多西夏国师的名号前面都冠有“兰山”，如“兰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兰山圓通國師沙門智冥”、“兰山覺照國師法獅子”、“兰山崇法禪師沙門金剛幢”等等^⑪。上文提到的明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忏仪》卷首署一行沙門慧覺依经录，名前所冠隶寺即“兰山云岩慈恩寺”，曰：

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

宋苍山载光寺沙门普瑞补注，

明钦襄忠义忠荩四川布政佛弟子木增订正，

鸡山寂光寺沙门读彻参阅，

^③ 天台山习教观沙门正止治定。

所谓“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指的是一行慧觉曾经的驻锡地，其中“唐”当是“唐古忒”的省称；而“兰山”即“贺兰山”的简称；“云岩”指的是贺兰山的

^①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②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以下。

^③参考聂鸿音：《西夏帝师考辨》，《文史》2005年第3期。

云岩谷；“慈恩寺”是贺兰山中一座著名的寺院。《普宁藏》施经人之一李慧月也曾驻锡于贺兰山佛祖院^①。由这首旨在传扬白云宗中西夏传承的“门风颂”，结合主持编校《河西藏》的一行慧觉的寺籍，我们可以了解到白云宗中那些西夏裔僧侣可能大部分出自贺兰山云岩谷的慈恩寺。

此文集署为节亲主慧照和道慧所编，集活字制版者为陈杨金，题记的西夏文和译文如下：

旃輶輶彥彥牒牒耄耄[净信发愿者节亲主 慧照]

旃輶輶彥彥嫗嫗[净信发愿助僧 道慧]

颯颯颯颯彥彥颯颯[活字新集者 陈杨金]

慧照即曾为《普宁藏》所收清觉《初学记》做注的僧人道安^②，也是元代发起刊刻《普宁藏》的最重要的人物^③，其职衔在普宁藏本《华严经》卷四〇所存“元本终识”有详细的记载，即“宣授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南山普宁寺住持传三乘教九世孙慧照大师沙门道安”，慧照名字前冠以“节亲主”，显示他为西夏皇族宗亲，本姓嵬名^④。无疑，《三代属明言文集》亦为元代白云宗中西夏裔僧侣所编。此前，题记中所言“活字新集者陈杨金”曾被作为西夏时期盛行活字印刷的一个重要证据^⑤，如果判定《三代属明言文集》为元代刊印，恐怕这个结论还要重新考虑。实际上，《三代属明言文集》很可能是在曾是宋代刻书中心的杭州刊印的，当地宋代颇为流行的活字印刷在元代得以延续。

四

黑水城文献中存有西夏文《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孫羅鮮鰐駁駁
穀穀穀穀)，或译“中华心地传禅门师资承袭图”，俄藏编号为 ив. № 2261，系佚名译自宗密同名汉文本。据克恰诺夫《西夏佛典目录》著录^⑥，此书为刻本，麻纸蝴蝶装，21.5×13 厘米，版框高 18 厘米。每半叶 6 行，行 14 字。版心有汉文页码，文中有僧人版画。缺卷首，卷尾有经题。存第 14 至 40 叶。所谓“僧人版画”，实为“师资承袭图”，画上有四位宗师的坐像，根据西夏文榜题，我们知道他们分别是宗密(禪辨)、裴休(燉禪)、白云释子(燉解駁駁)和张禅师(燉穀穀)，其中白云释子即清觉。此图不见于现存汉文本。

译自宗密的华严、禅宗西夏文文献中插有白云宗祖师传承的承袭图，这不

①李际宁：《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192 页。

②《中华大藏经》第 71 册，第 31 页。

③《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〇，《大正藏》卷十，第 849 页上—851 页下。

④“节亲主”屡见于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参考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1999 年。

⑤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82 页。

⑥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 614.

仅向我们昭示了白云宗自认其主张实为源自宗密的华严传承，而且还帮助我们判定此经为元代白云宗的西夏裔僧侣所译。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中有很多译自宗密、慧忠的华严禅宗作品，此前索罗宁先生曾做过系统研究^①，由白云宗的主张，我们或可推测这些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元刊《河西藏》的遗存。

关于元代白云宗在杭州刊行《普宁藏》和《河西藏》的情况以及所刊刻的佛经数量，山西崇善寺藏本跋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的发愿文为我们提供了确证，曰：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餘藏，四大部经三十餘部，华严大经一千餘部，经、律、论、疏钞三百餘部，华严道场忏仪百餘部，焰口施食仪轨三千餘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等经，共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仪，刊施佛像图本，斋供十萬餘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餘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餘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餘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餘件、经咒各千餘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餘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装严无上佛果。菩提西方教主、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圣后齐年；太子诸王福寿千春，帝师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熟而人民育。上穷有顶，下及无边，法界怀生，齐成佛道者。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谨愿。^②

发愿文所谓“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指的是元刊《河西藏》完成于大德六年（1302）的西夏文大藏经卷数。元代刊刻《河西藏》的情况在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记载颇详，这篇发愿文为元皇

①K. J. Solonin, “Guifeng Zongmi and Tangut Chan Buddhism,”《中华佛学学报》11 (1998); К.Ю.Солонин, ОБРЕТЕНИЕ УЧЕНИЯ: Традиция Хуаянь–Чань в буддизме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с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②引自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291—292页。

庆元年(1312)没尚慧护(藏译音)所作,史金波先生曾做过译释^①,聂鸿音先生对其中的两个西夏年号也做过考证^②,从中我们知道,从至元七年(1270)开始,一行国师(藏译音)就开始着手整修西夏旧藏,校订原有旧经,同时把原来没有的经典加以翻译。到世祖皇帝时,法师慧宝(藏译音)请求经院鲜卑吃答沙(藏译音)等呈请皇帝^③,得到允许后,命鲜卑杜靖(藏译音)和知觉和尚慧中(藏译音)为主持,于至元三十年(1293)在杭州万寿寺雕版刻经,到成宗大德六年(1302)始告完毕。当时即奉敕印施十藏;武宗皇帝时又施印五十藏;仁宗皇帝又重印五十藏。发愿文中还记载了仁宗刊印经藏的时间,始于至大四年(1311)七月十一,至皇庆元年(1312)八月望日印毕。当时主管仁宗时期这次印经的除了译校官没尚慧护外,还有几个关键人物,最值得注意的人是时任侍御史的杨朵儿只,他也是西夏后裔,据《元史·杨朵儿只传》记载: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人。少孤,与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语言仪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见倚重。……拜资政大夫、御史中丞。^④

通过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记述可知,一行国师慧觉从至元七年(1270)始即主持校正、翻译西夏文佛经,经他整理的西夏文经典后来编入《河西藏》。一行慧觉还编录了上述《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据卷首题记,他曾在“唐兰山云岩慈恩寺”出家。慧觉还是1247年刊行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的作者,署名与《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一致^⑤,可与上述题记互证,即:

薦堯殼闍哩縫泥範燒瓶刃劍兜蘭耆縛[兰山石西云岩谷慈恩寺一行沙门慧觉集]

由此我们推想,《河西藏》中一定有与汉文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相应的西夏文本入藏,正如史金波先生指出的那样,这部经即是《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中指称的“华严诸经忏”^⑥,与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涤罪礼忏要门》一样,都是经一行慧觉之手校订并刊行于《河西藏》的经典。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还提到西夏时期从元昊开始翻译佛经,到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译经多达三千五百七十九卷,但是大夏灭亡,诸藏潮毁不全。而据《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元刊《河西藏》共刻西夏文大

①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

②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

③鲜卑吃答沙,史金波先生原译为“西壁小狗铁”。

④《元史》卷一七九《杨朵儿只传》,第4151—4152页。

⑤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306页。

⑥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02页。

藏经三千六百二十馀卷，如果不考虑西夏灭亡后佛经毁失的情况，元代《河西藏》所收西夏文佛经已经比西夏时期翻译的佛经多出 41 卷，可见元刊《河西藏》中必有一些西夏文经典是元代新译的。

五

小川贯式通过考察太原崇善寺所存元刊《普宁藏》的扉绘和题记，早就注意到刊刻《普宁藏》的白云宗僧侣与刊刻《河西藏》的僧侣的渊源^①。李际宁和王菡等先生也通过存世的普宁藏本多部佛经的发愿文和牌记以及刻工名字论证过《普宁藏》、《河西藏》与西夏裔僧侣的关联^②。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西安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的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一存有李慧月的施经题记：

印经沙门光明禅师，俗姓李氏，陇西人也。七岁遭掳，九岁出家，申礼荷兰山藏明禅师为师，诣福州路为官。将梯已覬资，起大悲愿，印十二藏经，表药师十二大愿，剃度十六员僧，拟弥陀十六观门。所集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顶诵随喜者，具获无上果。庚寅至元二十七年正月日，印经沙门光明禅师题。提调嗣祖沙门妙敬，讲经律沙门祖常，检经监寺云悟，同检经沙门正祐。^③

题记中明言捐资“印十二藏经，表药师十二大愿，剃度十六员僧，拟弥陀十六观门”的光明禅师为西夏遗民。这个光明禅师即李慧月（惠月）。日本守屋孝藏所搜集的泥金书《华严经》卷尾也存有一则施经题记，内容上与普宁藏本《入楞伽经》卷一颇为一致，署为“光明禅师惠月”：

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光明禅师惠月，陇西人也。九岁落发披缁，一踞荷兰山寺，瞻礼道明大禅伯为出世之师，旦夕咨参，得发挥之印。先游塞北，后历江南。福建路曾秉于僧权，嘉兴府亦预为录首。忖念缁衣之滥汰，惟思佛法之难逢。舍梯已财，铺陈惠施。印造十二之大藏，剃度二八之僧伦；散五十三部华严，舍一百八条法服。书金银字八十一卷，《圆觉》、《起信》相随；写《法华经》二十八篇，《梵网》、《金刚》各部。集兹胜善，普结良缘。皇恩佛恩而愿报无穷，祖意教义而发明正性。师长父母，同乘般若之慈舟；法界众生，共泛毗卢之性海。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四月八日，光明禅师惠月謹題。^④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种大藏经零本《不空罥索心咒王经》，在卷中末尾存有两方牌记，一方是汉文：“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舒体己财，印造一十二

①小川贯式：《光明禅师施入经典とその扉绘——元白云宗版大藏经の一考察》，《龙谷史坛》第三十号，1943 年。

②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大藏经》，《文献》2000 年第 1 期；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文献》2005 年第 1 期。

③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 339 页。

④转引自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42—144 页。

其中西夏文牌记与西安市文管处所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的牌记内容相同。《普宁藏》汉文佛经中存有西夏文牌记，且据题记，《普宁藏》中多部佛经的施经人为西夏遗民，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想定，当时在杭州白云宗所属各寺院中担任过重要职位的僧侣多为西夏裔，这些僧侣不仅懂汉文，还会西夏文，并通过获得檐八和杨琏真加等西夏裔宗教上层官员的支持，得以发起和刊刻了《普宁藏》与《河西藏》两部大藏经^②。

白云宗祖师清觉的《初学记》和《正行集》入藏《普宁藏》曾被认为是白云宗刊定大藏经的特色；西夏文《净土求生法要门》中所附传译者寂照与白云宗祖师清觉的师承更可证明此经实为白云宗尊奉的一部经典；而在宗密的著作中插入绘有白云释子的师承图无疑也可以作为西夏文作品为白云宗弟子所译的一个明证。此前西夏学界曾据黑水城出土文物中有元代佛画猜测西夏文献中或有很多元代刊行的作品，只是苦于没有实证材料。西夏文《正行集》和其他元译西夏文佛经的认定，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元刊作品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而通过上述考述我们知道，元刊《河西藏》中的西夏文佛经有很多是元代白云宗的西夏裔僧侣新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黑水城出土的与白云宗有关联的佛经，可能就是元刊《河西藏》的遗存。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①西夏文译文参考了史金波先生在《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文物》1982年第4期)一文中的翻译,略有改动。原文最后一字与彌(写)字相近,惟左偏旁有些不同,查《文海》等辞书,未见与其相当者。根据文义,或为彌字之讹。

^②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316—354页。